

爱上

初心如故

总会相逢

一座座名城古镇的旅途印记
在纷繁的俗世中安顿身和心

一座城

杨戈 著

平遥 × 开封 × 杭州 ×
武汉 × 岳阳

愿你以梦为马
不负年华
用时光记录下
每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爱上一座城

初心如故
总会相逢

杨戈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上一座城：初心如故，总会相逢 / 杨戈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10
ISBN 978-7-5596-2362-1

I. ①爱… II. ①杨…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4317号

爱上一座城：初心如故，总会相逢

作 者：杨 戈
出版统筹：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夏应鹏
特约监制：林 丽
策划编辑：徐 玥 许 玲
封面设计：吴黛君
版式设计：朱明月
营销统筹：章艳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02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15印张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362-1

定价：4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8876681 010-88876682

序

//

有趣的人总是在路上

2015年，网上有一件轰动的事情，一位女教师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为理由，递交了辞职信，区区十个字被网友评为“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没有之一”。

现代人总在高呼“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

古人没有现代人的科技支持，没有高铁，没有飞机，没有私家车，他们靠的是驴马、小舟甚至是双腿，但他们从没有缺乏过现代人所拥有的情怀和罗曼蒂克。尽管他们的出行大多是在宦游、经商甚至是逃难的背景下进行的。

翻开古人的诗篇，十之三四是发生在岸边渡口的执手相别或者古道驿站的折柳相赠。古人的离别是真正的离别。这一别，山高水远，

天各一方，没有时时朋友圈可更新，没有短信和微信可以发，没有视频聊天儿可以秀，写一封书信能不能收到完全看“人品”。或许这次分手后，下次再见面，十年八载就过去了。或许这次分手后，这辈子就过去了。所以古人的离别诗写得都很情真意切，因为每句都有可能成为绝唱。

九百多年前的宋朝人杨万里是一位有趣的诗人，他写出了很多浅显易懂却又不失俊雅的诗。

那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当他陪着友人林子方走出位于西湖南岸的净慈寺时，抬头正好望到湖面上那一大片盛放的荷花，于是“借花献佛”，欣然写下了“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的句子送给即将远去福建做官的朋友留作纪念。

谁又会想到，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却引得多少痴人寻着他的诗句，冒着被闷热潮湿虐成狗的天气在西湖六月中跑到杭城去，就是为了去看他诗里那一片“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活得才有趣。

同样对杭州喜欢到无以复加的明末才子张岱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

交朋友、过日子，都是如此。不可太一本正经，要有趣、有癖、有深情才好。

历史长河中，有趣的人实在太多。一座城池，几百年或上千年前的一段故事，三五句诗词，用文化的力道镌刻在岁月的墙壁上，熠熠放着光芒。明末的书商毛晋有一句话说得好：“千载下读伯虎

之文者皆其友，何必时与并乎？”谁说商人眼中只识得铜臭，你看人家这话说得多么透彻，读了你的诗文便就是你的朋友了，又何必与你生在同时呢？！

十几年来，我便追寻着这些文化碎片的踪迹到处乱走，随笔涂鸦，行旅间留下些许断章残句，记录着和历史上那有趣的人们的隔世相会以及这些名城古镇的前世今生。遥想当年，打起背包迈上旅程之时，还算得上是个青葱少年，孤身一人。而今，白驹过隙，拖妻携子，在柴米油盐中沉浮，已经逐步化身为网友们热议的“油腻大叔”。

感谢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和编辑老师们，把这些章句从蔓草丛中重新拾了起来，去芜存菁，才汇成今天呈现在您手中的这本册子。若你喜欢，我亦欣然。

平时读姜夔的诗词不多，但最喜欢他有一句：“平生最识江湖味，听得秋声忆故乡。”

江湖何在？故乡何在？就在书中的千言万语。



目录

Contents

/

/

/

001 // 京师锁钥古北口

008 // 八督之首保定府

023 // 回不去的定州城

032 // 赵州的一段禅语

038 // 三晋大地今非昨

049 // 开封秋凉几春秋

058 // 二分明月在扬州

067 // 莫向横塘问旧游

075 // 金陵自古帝王州

085 // 两三星火是瓜洲

095 // 斜阳草树话镇江

105 // 中吴要辅名常州

目录

Contents

/

/

/

117 // 浓花淡柳念钱塘

128 // 太湖明珠绝佳处

138 // 涛声依旧忆苏州

146 // 走过千灯醉华年

153 // 唐风宋水美周庄

160 // 人生只合住湖州

169 // 此地空余黄鹤楼

176 // 共饮一瓢春江水

184 // 风雨宁波天一阁

192 // 江湖夜雨桃花岛

202 // 秋水长天南昌月

211 // 三醉岳阳人不识

京师锁钥古北口 //

1

元日之前，中国的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大一统的朝代敢把国都放在北京。相对彼时的华夏版图而言，北京太远离中原腹地、鱼米之乡、文化中心这一类的地方，三面环山的地势又让它的周遭充满了不安定的未知。山的那一面，就是塞外，就是草原，就是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危险的元素。因此，在早期的封建王朝，北京一直——并且只能充当着边塞、关卡、军事重镇这类的粗线条硬角色。

边塞就要有个边塞的样子，关卡总要有关卡的风范，直到今天，在北京的周边还散落着诸如居庸关、八达岭、沿河城这样具有军事色彩的地名，而历尽沧桑的古北口更是这个重镇中的重镇。人们在

谈到古北口的时候几乎毫无例外地一致选用了“京师锁钥”这个词，一旦这把镇守着京师北大门的大锁被打开，那便意味着通往京城的路门户大开，可长驱直入了。

三百年前，清朝词人纳兰容若路过古北口的时候写下了“一抹晚烟荒戍垒，半竿斜日旧关城”的诗句，这昏黄的画面影印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散，不知道今天这座晚烟斜日下的古镇变成了什么模样。

从北京城里到古北口镇，坐上汽车快快慢慢地也要赶上三个多钟头的路程。车子过了密云城区，人烟便渐渐地少了，村庄亦渐渐地稀了，只有两侧的远山近石从车窗边飞逝退去。再往山道深处开去，开始看到两旁的山上出现了规模大大小小的烽火台，或者完整，或者残破，就像一双双漠然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

半路上收到朋友发来的一条短信：出了古北口，就是塞外了。只有短短十个字，略显矫情，却瞬间在我的心头抹上一层荒凉。尽管很清楚背后不远处还是那座繁华的大都市，但转过头去看的时候，却被群山和树木遮住了视线，再也看不清楚。

那一刻，我顿时明白了辛弃疾“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心情。

2

我们落脚的地方叫作河西村。一条潮河由南至北闯关而过，很自然地将古北口镇分成了河东和河西。我们所在的这个村子，虽然看上去并不起眼儿，甚至颇有些破落，但往远了说，这里是西汉时汉武帝建立的奚城，往近些说，这里是清朝军队曾经大肆驻扎兵马的柳林营。

当年唯一的官道在一场新雨后，还清晰地留着泥泞的车辙印，这里仍是河西村老少们每天都要踏过的路程。村中有几株老树，有几间老房，屋顶上开满了不知名的紫色小花，映衬着道旁正金黄怒放的向日葵和青翠的玉米地。树下总有些老者在悠闲地乘凉交谈，或许是些前朝典故，或许只是些家长里短。望着眼前这一片屋舍俨然、鸡犬相闻的情景，我们这些兴致勃勃而来的过客仿佛成了那个闯入桃花源、一脸新鲜的武陵渔人。

能写出《桃花源记》的陶渊明，他心中的田园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而在古北口，抬头看到的却是长城。残旧的边墙在卧虎山和蟠龙山的山脊上延伸，像一段苍凉的历史的行板。没有了狼烟的墩台矗立在这段乐曲当中，似一个划破天际的强音，刺激着我们的直觉。

长城真是奇迹，不仅仅在于它建筑的难度和艺术，更在于它就

像是一座雄伟的坐标轴——横向，自东至西将我们的疆土连成一片；纵向，从古到今又把我们的历史延续开来。

就眼前这段古北口长城而言，从春秋争霸时燕国夯土堆成的烟墩，到南北朝时北齐筑起的石砌边墙，再到大明王朝在徐达、戚继光、谭纶等一代一代的大将带领下修建成的固若金汤。时光在这里一点一滴地沉淀，智慧和劳动一砖一瓦地积累，古北口就仿佛从一个懵懂初成的少年蜕变成了雄姿英发的将军。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眼神、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目的，长城内外，他们交谈、交易、交战。长长的边墙仿佛围成一块雄壮的幕布，小小的古镇搭起了一座热闹的戏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3

而在河东的关帝庙里倒是真的有一座大戏台，正对着群峰怀抱的卧虎山长城。然而这却是一座九州内外大大小小的戏班最不愿来的戏台。因为这是一座国内为数不多的背南面北的戏台，每年一到冬春时节，戏子们一登台，便是尘沙扑面；一张嘴，便是一口西北风。然而对于戍边的兵士们而言，能看上一出折子戏几近于一场奢侈的盛宴。只有在听戏的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他们才能不必面对寒风，才能享受一下阳光打在身上的温暖。

锣鼓声起，台上粉墨登场了，有时演的是三英战吕布，有时演

的是虞姬别霸王，台下是热烈的鼓掌、疯狂的叫好甚至是放肆的口哨。但若是赶上哪个新来的戏班唱上一出全本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台下黑压压的一片却是全场的寂静。人生如戏，戏又如人生，这个破旧的戏台承受着太多思念的重量。到了夜深人静时，不知从谁的营房里传来深沉的箫声，又不知是谁在低低地哭泣，两种呜咽纠结在一起，在如霜月色下的边墙上空盘旋不去。

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戍边的将士们风霜雨雪中，任时光染白了鬓角，他们当中，有的人最终回到了故乡，有的人把这里当作了故乡。一代一代随着逶迤蜿蜒的边墙传到今天，小小的河西村不到两千户的人口中竟然包含了七个不同的民族、一百二十四个不同的姓氏。他们的祖先，或许来自不同的时代，或许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穿越过时间和空间，都成了今天的古北口人，这一段宿缘，真是曼妙。

4

身处要塞的古北口，战时为浴血厮杀的疆场，和时则为互通有无的集镇。就拿宋朝而言，同北方的辽、金打打和和，交好的时候两国互派使者互修友好，宋朝的政府高官诸如富弼、欧阳修、王安石、苏辙都曾由古北口出关出使辽国，欧阳修还曾满怀诗意优哉游哉地在黄昏时候匹马盘桓登上边墙，留下了“古关衰柳聚寒鸦，驻马城头日欲斜。犹去西楼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的诗句。只是这南

北双方翻脸比翻书还快，转眼又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了。有宋一朝从古北口给我们传来的胜利的消息着实不多，好在还有一支让辽军闻风丧胆的杨家将为我们挽回颜面。

杨家将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但关于杨家的庙宇在全国只有两座，一座在杨家镇守的山西雁门关下，另一座就是古北口镇上的这座杨令公庙，据说每年一到农历九月十三杨令公诞辰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杨氏后人们都会赶到这里聚会祭祀，把不大的小庙充得门庭若市。然而有趣的是，真实的历史上，在古北口有史可查的大小一百三十八次战役中，并没有出现过杨家将的身影，而这样一个张冠李戴的美丽错误，大概也能从一个侧面诠释了杨家将的威名天下吧。

由于各种各样的浩劫，这座令公庙是目前古北口镇上年代最早的建筑了，建于公元1025年，当时的燕云十六州还掌握在辽国人的手里，正如苏辙后来在诗里写的“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在辽国的土地上，由辽国的皇帝为自己的对手立一座庙堂，这种气度和胸怀着实让我大为惊叹。

就像上文所说的，古北口从不缺乏浴血奋战的场面，在这片土地大大小小的一百三十八次战役中，最惨烈的一次发生在1933年。那一年的初春，日本侵略军派出一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团，在飞机、

大炮、装甲车的帮凶下，对古北口一线进行了攻击。负责守卫的中国革命军二十九军顽强反抗，但终因实力差距太大，且战且退。最后只剩下了七名士兵，利用山头残破的边墙和烽火台进行阻击。这恐怕是历史上最后一次行使长城的功能，七个人守住日军的必经之路，挡住侵略者一拨又一拨的攻击，共歼敌一百多人。最终，日本人把手雷扔进了烽火台，转眼那里就成了废墟。

黄昏的古北口，没有意想中的残阳如血，只是暖暖地将裸露在外的砖墙镀上了一层金黄。当年横刀跃马的旧边城如今塞草霜风满地秋，如今的古北口就似一位解甲归田的老将军独自守着旧事的回忆，几分寂寥，几分落寞。

那一夜宿在河西村的农家，半夜迎来入夏之后最大的一场暴雨。雷声滚滚，风雨大作，仿佛诗人笔下的“铁马冰河入梦来”……

这，大概是寂寥的古北口对我们最真挚的倾诉吧！

八督之首保定府 //

1

保定！保定！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保定开始成为身边某些人嘲讽的对象，笑那里的城市太破，笑那里的人太土，笑那里的话太怯，笑那里的吃食除了驴肉、火烧，就是火烧、驴肉，鄙陋得很。一群人在酒席饭桌之上，学几句保定话，说几个关于保定人的段子（即便这段子本是说别的地方，然后张冠李戴挪到保定人的头上），甚至把保定歪解成“保腚”，然后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心满意足得很。

然而，出乎意料地，保定人并没有被这些嘲讽激怒，相反，对于这些嘲笑却保持着一丝不屑一顾的淡定，他们也没有像某些地方的人受到委屈后那样群起反击，打一场盛况空前的口水仗，而是照

常自顾自地过着简单的日子，大声地说着乡音，大口地嚼着热乎乎的驴肉火烧，自在逍遥。

这种气度，令人十分惊讶。若非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宠辱不惊的气度见识，又怎么会有这样的胸怀！于是特意找来关于保定的资料，随手一翻，这种讶异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就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些破蔽、有些土气的保定，在历史上却是三皇五帝中尧帝的故乡，燕国、中山国和后燕先后在这里建立国都，传衍文明与繁华，元朝设郡，明朝建府，到了清朝，更成为天下八督之首。以至于如果时光拉回去三百年，就算那在皇城脚下不可一世的八旗子弟们谈到这里，也都会遥遥地抱一抱揖，尊一声“保定府”，语气里充满了尊敬和向往。

2

随随便便信手拈来一段保定地区的故事，开篇都要被拉回到两千年前，这种时光的跨度简直让人晕眩。

两千年前的秋天正是战国纷乱、强秦崛起的年代，那个时候，秦国的霸气正由西向东、由南而北势不可当地席卷而来，身处北方的燕国已经早早嗅到了寒冷的味道。肃杀的秋风涌起的时候，易水河畔走来了一行人，他们白衣似雪，神情肃穆，默默无语，只有脚下深秋的落叶被踩得沙沙作响。

易水的水面上倒映出三张面庞，雍容的燕太子丹、俊俏的高渐